





JOURNEY IN TIME WITH TEA

茶旅之源

策划/撰文: Dao

茶本安静, 我们对茶的渴望, 从未远离我们对美的渴求。
Tea is quiet and our thirst for tea is never far from our craving for beauty.
— James Norwood Pratt

茶中有静。茶人必须耐心筛选、烹煮、等待、品尝, 所以饮茶有了磨炼心性的意味。“茶要清、心要静、器要精, 做好茶不容易, 喝一杯好茶, 从冲泡至品饮, 更算得上一连串艺术的极致展现。”王德传茶庄第五代传人王俊钦说。他想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 自由自在的一个意味, 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另一个意味是心境, 在茶境中追求适意。

茶中有禅。茶中之禅浸透了雅士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乃至行为方式。设计师陈幼坚说, 茶本身是一种旅行。文人雅士饮茶, 一面看出他们委顺于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 一面在茶中得到逍遥闲适之情趣, 甚至空静澄明的禅悦之境。

茶中有精神。王俊钦、陈幼坚, 他们对茶有强烈的依恋, 以一种洒脱豁达、无拘无束的自由心态投身其中——来自不同城市与领域的他们, 一样开始了与路易威登的合作, 因为他们找到了沟通情感的媒介, 那就是茶。

陈幼坚设计了路易威登特别订制“茶之旅”茶道硬箱, 用六种感官体验来完成“茶之旅”的叙述。王俊钦为路易威登旅行箱作品担任策划, 邀集台湾各界职人共同创作“茶人的旅行硬箱33件组”以及“品茗硬箱11件组”, 以乌龙茶工艺为轴心, 完整呈现了中国工夫茶的艺术之美。

这是一趟用手工完成的茶之旅, 或许已超出了茶本身的概念。这是一趟精神的返乡之旅, 却让传统的茶拥有了“当下感”, 成为一次对“真性”的生活美学的探索。

在香港与上海, 《生活》分别听他们讲述了以“茶”为美学之源的故事。寻找茶的源头, 也是找寻中国人精神的源地。

A MINDFUL JOURNEY
茶，伴旅行回甘

采访·撰文·Dao 图片提供·王德传茶庄 肖像摄影·刘志怀

他想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自由自在的一个意味，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其次是心境，在茶境中追求适意。



坐酌泠冷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台北，王德传茶庄，简练的空间设计，在现代感中透露出百年老店的气质；没有矫揉造作的姿态，有的是亲切的微笑，专业的说明，真诚的好茶。古老文化与现在生活方式接上了轨。

故事从1862年开始，创始人王德传从福建晋江渡海，在台南府城建了自己的第一家茶庄。百多年的承传，王家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代代茶人投入心血，不仅是家族对专业的坚持与尊重，也包含期望。茶庄第五代传人王俊钦从中体悟到以一个新的方法，来诠释传统中国茶，让茶叶面对新一代茶客与新的生活氛围。于是2002年，台北有了全新的“王德传茶庄”。

王俊钦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他说做好茶不容易，喝一杯好茶，从冲泡至品饮，更算得上一连串艺术的极致展现，“茶要清、心要静、器要精”。自由自在的一个意味，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把自己的“新茶生活风格”从台北带到上海，2010年，开起了王德传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店；而今年，王德传茶庄与路易威登合作，打造了两款订制硬箱——让好茶可以随时随地与茶人为伴。箱子收纳最能展现中国茶工艺极致的六款经典乌龙茶，以及最能品饮乌龙茶风韵的36件“工夫泡”系列茶具。王俊钦邀集台湾各界的爱茶职人，用现代工艺和当代材质，复刻宋明以来品饮乌龙茶的“工夫泡”经典茶具，每一件，都以手工费时打造。

上海，我们终于与王俊钦约定了采访。新天地的王德传茶庄里，统一红色的包装，黑色的货架，视觉冲击力，让人无法不去注视它。“这款文山包种有一股兰花香，这跟你以前喝到的肯定不一样。”王俊钦奉茶。茶一出汤，清凉悦人。

“茶人在茶的世界里很简单。”王俊钦说，心境，是自由自在的更深层意味。

《生活》：茶从什么时候开始占据您的记忆？

王俊钦：我是第五代传人，从小在茶庄长大，跟着大人喝。（《生活》：您有天赋去判断茶的品质？）这点不敢说。我们老家在1862年，从福建省迁移到台湾省台南。台南人那时候比较有钱，所以在吃东西上比较讲究，强调原味：要吃的是“食物”，而不是“食品”。这一点习惯被沿袭下来。在王德传茶庄的茶里，绝对不加化学物；即便是花茶，我们也只用新鲜的花，没有其他的東西，用宋代古法去做。

《生活》：您有没有遇过有人在王德传茶庄里，被茶打开味蕾，感受到那种“一瞬间豁然开朗的醍醐味”？

王俊钦：这种感觉在台湾其实比较少，因为台湾人几乎都喝茶，只是喝的多与少的区别。我们从小喝茶，因为茶取得太容易：台湾省的中央山脉，三分之一产茶。它们看上去稀松平常。

《生活》：对于茶文化，台湾省与祖国内地有什么样不同的理解？

王俊钦：台湾人觉得喝茶是生活的一部分，喝到已经很“自在”的状态；相对来说，咖啡是外来物。但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会觉得喝茶的习惯老套。他们说喝“老人茶”，因为他们从小看到大：爷爷是这样喝，爸爸是这样喝，所以觉得茶“老了”。而在祖国内地，中间有一个断层，现在，茶复兴了，而且复兴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国学。不同的地方都在办“私塾课”，教大家读中国经典。

再回到我之前讲的台湾年轻人。2013年，我做了一次努力：台湾的夏天非常热，你让他们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喝热茶，不可能！所以我开记者会告诉大家，“茶，可以喝冷的”。那时，台湾人从没有听说过和想象过喝冷茶，并且是非常忌讳的，觉得“伤身”。我用3天时间的记者会，把怎样喝“冷泡茶”告诉大家。台湾的便利商店，以前有三个冰柜放碳酸饮料，现在，三个柜子里，有两个放的是无糖饮料，是茶。然后呢，路边的连锁店也开始卖茶。

年轻人可能会往茶里加一些糖，但随着年纪上去，积累多了，身体健康的负荷受不了了，他们会慢慢选择不加糖，慢慢选择茶的原味。接触茶，不可能一下子跳到90分的茶叶——但，要把喝茶的基础先做好，把喝茶的可能性先打开。

《生活》：可以自信地说，台湾的茶文化是很乐观的？

王俊钦：对。现在，哪怕星巴克都在卖茶，这都是从台湾省开始试验的。大概五六年前，他们开始在台湾卖红茶、绿茶、东方美人。刚开始一定要这样，先喝起来，无论一开始他喝什么样的茶，无论一开始他是不是附庸风雅，从无法立即理解到豁然开朗，最后，相信喝茶的人会发现茶的本质。



左页上：王俊钦为路易威登旅行箱作品担任策划，邀集台湾各界职人共同创作的“品茗硬箱11件组”
本页：位于上海新天地的王德传茶庄，架上的茶具说着茶人的精细追求与持志之心



位于上海新天地的王德传茶庄里，统一红色的包装，黑色的货架，视觉冲击力，让人无法不去注视它



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作坊内，工匠正制作“茶人的旅行硬箱33件组”，摄影：秦戟

《生活》：您与路易威登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茶人的旅行硬箱”，以及“品茗硬箱”如何孕育而生？

王俊钦：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从两三年前开始，路易威登会做一些分享活动，他们想到关于“茶”的主题，于是想到王德传茶庄。在台湾省，在中国内地，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茶是全世界的显学，路易威登关注文化的东西。

陆羽当时的“24种器具”里，最后一个就是“都篮”，因装下全部器具而得名。饮茶完毕后，篮子可以收贮所有茶具，携带方便，可备出差郊游之用。潮州当年很多人下南洋，都随身带着茶具出去，所以现在工夫茶在南洋一带也非常流行……

我说“要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茶人在旅行中，也需要一个好用、好看的旅行箱，把可以泡茶的器具放在里面，但以往，我很难找到一个合用的箱子，所有茶具都凌乱地丢在里面，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到。于是，我们有了与路易威登合作的这个计划。

《生活》：您在这两个硬箱中收纳了很多茶具，这背后有什么故事？与台湾茶的文化有什么联系？

王俊钦：台湾的泡茶道都来源于潮州的工夫茶。台湾人还有个习惯：客人来了，一定要拿出茶具来招待。这是台湾人的待客之道，我们叫做“奉茶”。就算在乡间小道，有路过不认识的人，也要奉上一杯粗茶。这是奉茶的精神。

宋徽宗说，人一定吃饱了，有了闲工夫，才有时间喝茶，静静品味。1980年代是台湾省经济最发达的时候，台湾人在那个年代发展出一个文化，叫做“茶艺”。泡茶是有技巧的，有人开始学习怎么样把茶泡好，时间、温度，于是也有了茶具开始有讲究。

陆羽强调煮茶，在《茶经》中列出了茶事所用的24种器具。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碗是品茶的工具。宋代有了点茶法，那使用到的茶具是怎么样的呢？茶碾、茶则、茶笏、茶盏……我们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可以看到，这个茶痴皇帝对茶具的选择是多么的在行。饮茶的茶盏，釉色有黑、酱、青、白……黑釉盏尤受推崇，因为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色乳沫，白色的乳沫和黑色的茶盏色调分明，最好看！到了明朝以后，撮泡法出现了，基本就跟我们现在泡茶差不多了。茶泡法更加自由，衍生出来了许多新的茶具，出现了“杯子”。清朝最富裕的时代，北方有很多茶馆，人们开始用盖碗……对茶具的追求，是为了喝一杯好茶。

与路易威登合作的“茶人的旅行硬箱”以及个人喝茶专用的“品茗硬箱”，收纳其中的是最能展现中国茶艺极致的6款经典乌龙茶，还有最能品饮出乌龙茶极致风味的36件“工夫泡”茶具。根据我的经验，这样来泡茶，是能增加茶的风味的——用数字来说明吧，假如你买到的是60分的茶，用这些茶具，你可以喝到70分的茶；如果你买到的是90分的茶，用马克杯，你喝到的依然是90分的茶；如果90分的茶，用这些茶具，那么你喝到的，是99分的茶。一个人与茶接触久了，认同了茶的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些茶具是生活中必要的。

《生活》：具体来说您选择在箱子里放了哪些物件？

王俊钦：六大茶系中，乌龙茶产量最为稀少，制作工艺亦最为繁复与费时。“茶人的旅行硬箱”珍藏了6款名品乌龙茶。

“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要泡好茶，最难是煮水的功夫，去耳朵听，一沸，二沸，三沸——三沸的时候，你会听到水“啵啵啵”的跳动——你会感觉到茶是有生命的。龙眼炭、银壶起火煮煮的水甘甜，是沏好茶的第一工夫。我们邀请职人手做打造的提梁煮水银壶，改良自工夫茶四宝中的枫溪砂铫，银制让壶身带有现代艺术的写意感。金属雕塑师戴宏洋设计了鼓型金属起炭炉。铜是一个有故事感和味道的材质，会随使用频率逐渐展现丰富成色；铜制的起炭炉高温成型，烧制出仿岩石的冷色纹路——让银壶与铜炉精神一致。

里面还有我收藏的1970年代宜兴紫砂老壶。台湾制笔名家郭小小特制了养壶笔，用来均匀茶壶整体成色，是爱茶之人的心头之物。箱内还有以文房四宝之砚台为灵感，可收纳茶汤的金属方圆砚壶承、大理石盖置、青花瓷杯、锡制茶托、茶针、茶则、竹编扇、蔺草编茶席……都是手工订制的，讲究细节和自然美感，再透过茶人的使用，让器物富有时光况味与灵性。

“品茗硬箱”针对单独行茶的茶人设计，包含着梨山乌龙与手工炭焙冻顶安尚乌龙两款乌龙茶，还有新生代陶艺家黄嘉男设计的柴烧个人茶具组，以及蔺草工艺家郑满足女士编织创作的蔺草茶席。

《生活》：茶与视觉美感不可分割。

王俊钦：是的，譬如柴烧作品，重点是欣赏它的火痕、落灰、流釉、金属光泽，乃至开片等细节之美。柴烧茶具盛茶，利于茶汤层次表现；手持起来又极为轻巧、优雅。职人讲究工艺细节，黄嘉男的柴烧，薄胎制作，壶型优雅，特别修饰茶壶肩线，让它看起来更加圆润……一件柴烧作品的生成，有太多人为不可掌握的因素，所有美艺都为自然天成。

《生活》：在箱子的设计上又有哪些细微之美？

王俊钦：做箱子是路易威登的专业，我们则是提供了真正好的茶具；路易威登的工坊根据我们的想法做了专业的设计。千百年来，茶一直是靠“手工”的，每一个关键点都需要靠人来判断：采茶要闻，判断阳光、雾……看茶制茶，仰赖老经验制茶师的各项细节付度。茶的背后是手工之美，出自对制茶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爱茶人的细腻关照，所以箱子，我们也要找“手工”制作的。

《生活》：这是一趟一起寻找茶的源头的旅行。

王俊钦：也是找寻精神的源地。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让我们去看雅致的、古典的生活，延续千年“茶”所代表的精神向往。

王俊钦 Avis Wang

王德传茶庄五代传人，自五岁开始学茶，立志多方专研精进茶艺。2002年在台湾省重新打造王德传茶庄，结合古老的中国茶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品味，完整呈现茶的丰富内涵与崭新面貌。王德传茶庄“看茶制茶”，附以百年经验传承，在道地的产区风情之中发现别出心裁的新意，尤其又以手工炭焙茶品还原从前烘焙技术，烘出炭火慢焙特有的纯净圆润。以多年专研茶艺与茶道心得，王俊钦为路易威登旅行箱作品担任策划，邀集台湾各界职人，共创品饮乌龙茶的美艺之作——“茶人的旅行硬箱33件组”以及“品茗硬箱11件组”，以茶人与职人共有的持志之心、爱物惜物的巧手，以乌龙茶艺为轴心，完整呈现中国工夫茶的艺术之美。



A MIRROR OF SOUL

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采访·撰文：Dao 肖像摄影：Wilson Au 图片提供：陈幼坚设计工作室

他说饮茶，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是一种全方位的感官经验。

这次面对自己要讲的故事，他用“茶”来解释其中的缘分。

世事皆为洞明。这种心态表现在他饮茶的时候——几十年来，饮茶是陈幼坚生活中的一部分。饮茶的过程里，酸甜苦辣调太和，掌握迟速量中。他更爱的是“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的状态。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夏慤大厦1901，陈幼坚（Alan Chan）的工作室，也是Gallery 27的所在，落地窗前，维港一览无遗。究竟接受过多少次访问，陈幼坚记不清，所以在采访前，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找个新的话题和角度，这样他才会觉得“有趣一点”——我们从Gallery 27聊起，毕竟这个地方，中国内地媒体鲜有涉足。

Gallery 27是一个由平面设计启发的创意与美学展示平台。事实上这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连接：设计工作室和艺术画廊，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法则下运营——前者表达信息，需要被用户理解，而后者则是为了表达自我，有着主人自私与任性的可爱。陈幼坚说：“在这个空间里大家会看到我的一部分收藏品，更重要的是这里也会做一些展览。我会尽量在画廊里边不推我自己的作品，意思是，开这个画廊不是用来捧我自己的艺术的，它用来推广从艺术到文化、设计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我也会带一些内地艺术家的作品到香港。”他坦言，自己早已到了回馈社会的年纪。

陈幼坚对“27”这个数字情有独钟，这不仅是他和太太的生日日期，也是女儿结婚的日子。2010年，他创立了品牌“World of 27”，自那以后，他在香港、上海等地都有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空间。Gallery 27是其中一处。采访后的第二天，我们前往2015年11月开幕的Space 27。它位于香港鲗鱼涌，一栋1960年代兴建的工业大厦内，700平方米，在设计上保留了大厦原有的外露横梁结构，延续其工业特色；而全白的油漆墙身，京都式“雪见障子”风格的磨砂玻璃门，阳光从中投射出自然光影——这种巧妙的东方美学应用成为Space 27的设计特色。

Space 27的意义与Gallery 27似有相同；而在陈幼坚的“第二故乡”上海，陕西北路某处花园洋房内的Garden 27是另一种气质，更像他的“花花世界”。这里收录了诸多陈幼坚收藏的精美设计，家具、时装、珠宝、高级香氛等等应有尽有，包括他从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挑选回来的复古精品。整个空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但却极为和谐；不得不承认，任何事物经由陈幼坚之手后，让人觉得格外舒服，大到整体风格的把控，小到一个花瓶在桌子上的布局。陈幼坚感慨，任何感性的事，从来都是心之所往，毫无刻意造作的成分。

“虽然这些艺术空间看上去很美，事实上每一个都是亏了钱的，”他告诉我们，不过，“做人不能太贪心，知道自己每个月的盈亏比例就可以了，没必要所有的项目都是赚钱的，更何况这些本身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如果增加太多的商业目的，就会变了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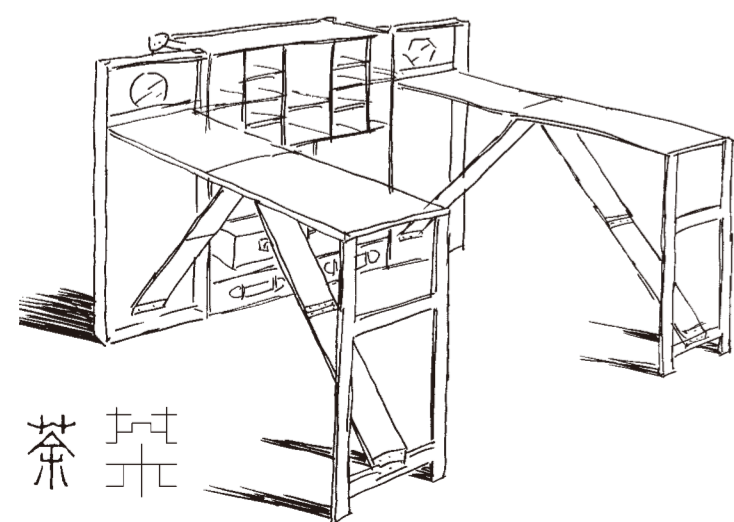
我猜想可能是凭借一份良好的心态，在商业场上征战多年，陈幼坚生活得更加随性。正如他所说：“60岁之后，很多事我就想得更通透了。人生是短暂的，如果还不用心去享受的话，岂不是浪费了我前几十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吗？”

世事皆为洞明。这种心态表现在他饮茶的时候——几十年来，饮茶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得不说，他更爱的，是“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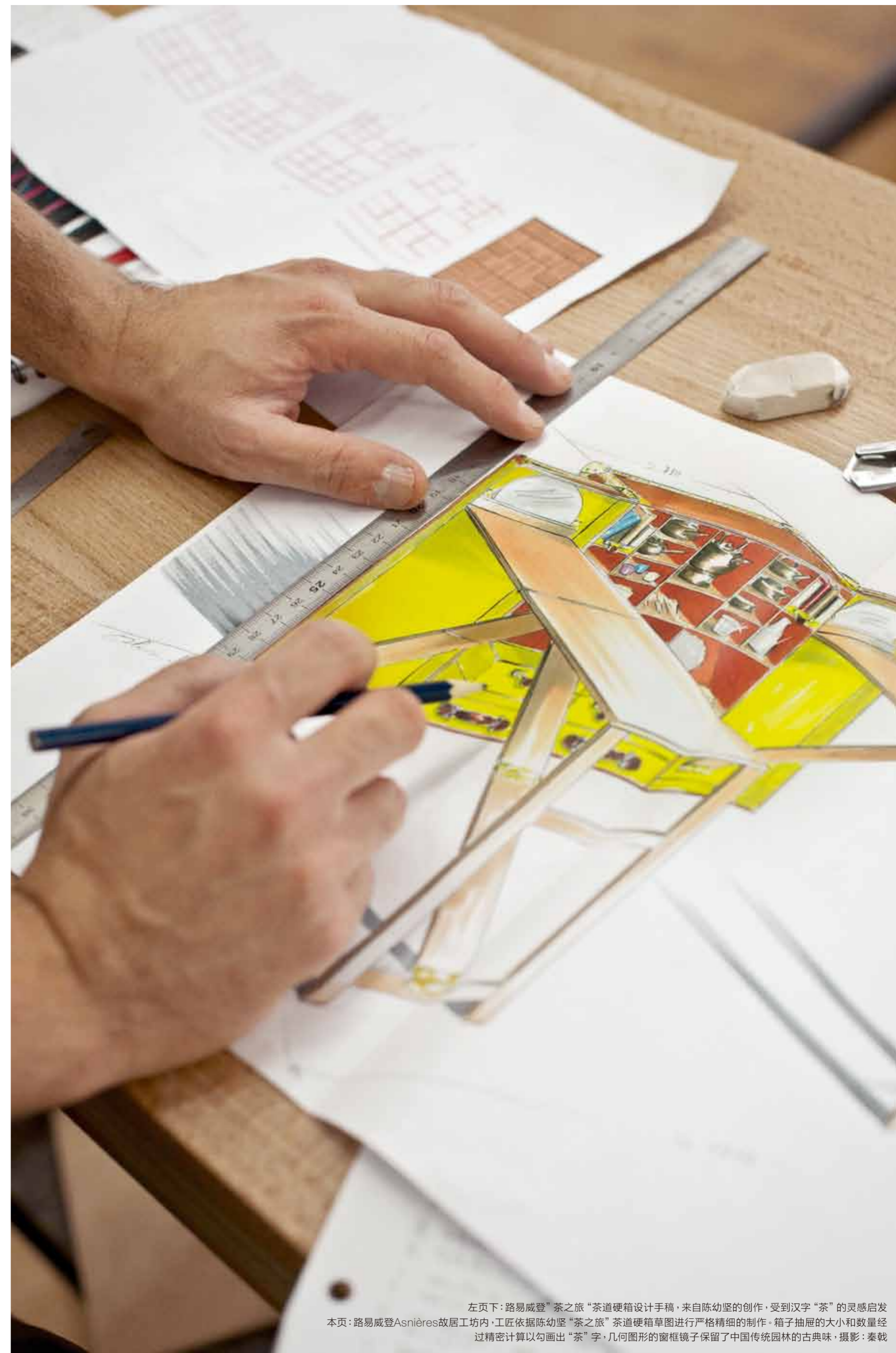
“每天用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和自己单独相处，一根雪茄，一杯茶。这个时候我可以思考很多，或者什么都不思考啊……别人抽雪茄配白兰地，但我选普洱，加一块黄糖。你一定没有试过，这是我的独创。你不会想到口感有多么匹配！”饮茶的过程里，酸甜苦辣调太和，掌握迟速量中。

这种心态也直接表现于他的作品里，一种越发轻松、化繁为简的心境。陈幼坚最近的这十年，几乎是在突破禁锢与自我，实现“随意的表达”。他努力试图将商业设计的禁锢打破，碰撞出艺术的火花。2006年上海双年展的作品《英雄所见略同》，他把阿迪达斯和耐克、麦当劳和肯德基、微软和苹果的LOGO对调，用幽默的方式带给人全新的体验。一年后的《因为生活》个展中，他进一步诠释了这种无拘无束，“因为生活，怎么样都可以。”

怎么样都可以，他用一种组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记忆和情感：茶，以及旅行箱。



茶 桌



左页下：路易威登“茶之旅”茶道硬箱设计手稿，来自陈幼坚的创作，受到汉字“茶”的灵感启发
本页：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坊内，工匠依据陈幼坚“茶之旅”茶道硬箱草图进行严格精细的制作。箱子抽屉的大小和数量经过精密计算以勾画出“茶”字，几何图形的窗框镜子保留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古典味，摄影：秦戟



正在制作中由陈幼坚设计的路易威登“茶之旅”茶道硬箱，以及陈幼坚挑选、置于箱内的物件，摄影：秦戟



陈幼坚银质茶具收藏，他从1987年开始做茶的项目，在其作品里，“茶”的主题占了不少数量与重要位置



“茶之旅”茶道硬箱收纳之物经过陈幼坚的精心挑选，从眼、耳、鼻、舌、身、意，探索品茶的身心感官之旅，为爱茶之人打造全方位品茶体验

“我要讲茶的旅行。”陈幼坚说：“我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做这件事，只是非常单纯地遵循自己的内心来表达对生活的看法。”这么说来，陈幼坚与路易威登的合作是一次难得而有趣的碰撞，路易威登给了他极大的创作自由，这多数是因为，他们创意的源头是一致的——一个有关旅行的命题，想想就令人激动。对于陈幼坚而言，旅行，如同设计师永远都有对艺术的那种喜欢和爱，是骨子里生发出来的。无须考虑太多的商业元素，他这次所需要做的，就是直视自我创作的根源。碰撞的成果是一个定制旅行箱：“茶之旅”茶道硬箱。茶与箱都承载着历史，等待着被填充进新的梦境。

《生活》：箱子这样物件，对您意味着什么？

陈幼坚：我一直收集不同的箱子，好像在收集一堆故事。箱子，是一个人买来收东西，然后跟随他去不同的地方；而打开一个箱子，似乎那个故事开始与我对话。

《生活》：这是促成“茶之旅”茶道硬箱诞生的原因？

陈幼坚：我从1987年开始做茶的项目，在我的作品里，“茶”的主题占了不少数量与重要位置。“英记茶庄”应是最早的关于茶的案例，是将“东情西韵”的精髓拿捏得恰到好处了；后来我开设了“MR CHAN陈茶馆”，推广饮茶文化，店中的一切装潢设计我亲手包办——我觉得讲述“茶”的旅行，应该是一个中国人来做的事情。当听到西方人提起“向往东方的旅程”（journey to the east），我好奇：他们对东方文化有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想到了丝路，对西方人来说，它并不陌生，而茶是这条路上的重要元素。旅行是一种艺术，茶也是。路易威登是旅行的艺术，茶是旅行的艺术，我与茶确实有着不解之缘，这些共同点促成了“茶之旅”茶道硬箱的合作。

《生活》：您亲自前往巴黎郊区的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坊，和工匠们讨论硬箱细节及选料，这个地方给您什么样的感觉？

陈幼坚：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的设计修改、调整设计，箱子的制作也需要很长时间——所谓“订制”，意味着这是“只有一件”的作品。Asnières故居给我“家”的感觉，大多数工作人员在那儿呆了很长时间。他们为一个家族服务，为一个品牌服务，整个路易威登家族的精神状态延续在里面。

《生活》：箱子的设计上有哪些细节值得品鉴？

陈幼坚：打开箱子，水平地从它的正面看过去，你会发现它其实像一个“茶”字——箱子抽屉的大小和数量经过精密计算，才勾画出“茶”字。重点是它的很多细节，是我从传统建筑、庭院上得到的一些启发。几何图形的窗框镜子保留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古典味。

《生活》：您用了六种感官体验来完成“茶之旅”茶道硬箱的叙述，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灵觉”（idea），最后这点非常有趣，我们这样翻译合适吗？您怎会想到这一层面？

陈幼坚：六根清净，饮茶是“静”的状态。茶道是通过茶事创造一个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最初的想法是由此得到的。我把这些年在各地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放到箱子里。我挑选了音乐光碟及茶道书籍，这是听觉与视觉；不同款式的对杯的茶杯，以少见的精致竹制成的茶针、茶则，是味觉；点上一支熏香，仿佛置身于

遍布青苔的雨后花园中，香氛随天然的藤枝在空间弥散，意味着嗅觉。我还准备了一把折扇，这是从触觉意义上出发的。最后更值得一提的围棋及七巧板，在饮茶之余更能让头脑得到放松——这是“灵觉”，启发智慧的。你看到我工作室里那盒象牙玩具吗？它100多年前制于香港，后来外销到欧洲，我在英国的古董市场上把它买下。我们古代人就是这么玩的。围绕“物”，讲的是科学、艺术、心理、文化。最后它呈现的，是一种“怡情悦性”。

《生活》：您设计的不只是一个物件，而是一个场景，一个状态。

陈幼坚：对我来说，希望它是生活的一个常态。饮茶是每天的必须，这样我觉得一天下来的生活比较完整。饮茶时整个人安静下来。旅行是一个过程，一个体验，需要时间；一天去一个地方不是旅行。饮茶也是，茶是经过沉淀与提炼的。这是我们说的“一杯茶等于人的一生”。

《生活》：这些场景是您舒服的内心状态，成为了人们“读懂陈幼坚”的途径。

陈幼坚：我没有灌输给大家某些想法，但一些个人的东西经过艺术方面的呈现，再加上媒体传播，大家会看到陈幼坚，留下固有的印象。再说到生活方式，我收藏了很多东西。（随手拿来桌子上的杯、碟，摆放在一起）这四个杯子是我从北京找到的，是当代的设计产品，颜色非常美；我又在京都找到有100多年年纪的木碟子——美得不得了！直觉告诉我，这两个可以搭配。你看它的影子，多美！没有任何单一方程式可以满足所有人，生活的态度应循自己的内心世界出发。

《生活》：这是您的一种直觉？

陈幼坚：对。我没有意识到我经历过哪些training（训练），我所有的training来自时尚、建筑、艺术甚至女性，来自大自然。譬如看到一段花边，我会想把它表现在瓷碟上。我有很多线条，就像一棵树有很多枝桠，但有根基，总体的线索是不变的。现在人们有很多条“线”，着急地去长出很多枝桠，但没有根基，或者说，总体的线索轻易会变掉。说回来，“真”是茶道的起点也是追求，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新静要真闲。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真实。

陈幼坚 Alan Chan

1950年生于中国香港，著名设计师，曾荣获香港本地及国际设计奖项700多个。1996年，被设计界视为“圣经”的美国《Graphis》杂志将陈幼坚设计公司选为世界十大最佳设计公司之一；1997年，他创作的海报及艺术挂钟被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纳为永久收藏品。“东情西韵”是陈幼坚的设计风格。他的作品在传统神韵间流露出不少时尚品味的优雅，并且充满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执着与思索，为年轻一代设计师带来深远影响。近十年，陈幼坚从平面、产品、空间设计涉及到多个艺术领域。在几十年的茶人一生中，陈幼坚对茶叶的挑选、茶杯的质地、茶壶的年份都有深刻见解，此次与路易威登合作订制“茶之旅”茶道硬箱，并由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坊手工打造。